

禮記附記一



禮記附記

(一)

翁方綱著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禮記附記卷第一

大興翁方綱

陸氏釋文曰。此記二禮之遺闕。故名禮記。謹案。鄭氏目錄。盧氏解詁以來。皆以三禮爲總目。故陸氏序錄。並序述三禮音義。而以禮記爲記。周禮儀禮之遺闕也。竊謂禮以記名。實自儀禮之記來也。朱子曰。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如儀禮有冠禮。禮記卽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卽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蓋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說附益於其間。朱子此說。實禮記之發凡。可以正陸氏說也。若謂記周官禮之遺闕。似未切爾。

孔氏疏曰。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爲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爲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謹案。孔疏此段。乃禮記之總目序錄也。其以諸篇有周末及漢初人所記。而統系於七十二子之徒。以該攝之耳。隋書經籍志曰。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序之。是其事也。

曲禮

篇首述曲禮曰。蓋古曲禮本有其篇。而此記撰錄之也。毋不敬三字一句總挹。下三句則申之也。思辭、哉、皆韻。如古箴銘也。

若夫二字。鄭氏注自爲句。解作丈夫。固謬。然劉原父謂取大戴禮文。失刪此二字。其實此篇諸條。亦偶以提掇敘述之下。文夫禮者另提。禮字另提。是以另提。皆此類。不好狎。草廬吳氏謂歡好至於褻狎。不若陸氏釋文爲得之。

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朱子從陸農師聖人作爲句。雲莊陳氏集說用之。然樂記。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聖人作爲鞀鼓柷敔箠簫。句法正與此同。而陳氏不以作字爲句。此當仍從舊本。不以作字爲句也。朱子又從陸農師人生十年曰幼爲句。學字自爲句。以下諸句皆然。按此於諸句亦皆可通。惟百年曰期。顧鄭氏注云。期猶要也。言要盡養道而已。疏言要求親意而盡養道也。此則未可以期爲句矣。朱子謂期居宜反。周币之義。謂百年已周。此則又別一義耳。雲莊陳氏用朱子句義。而期字不云居宜反。此仍當以舊讀爲正。

童子不衣裘裳。程子曰。裘裳。成人之服也。義最正大。所以爲禮經也。若鄭氏注。裘大溫消陰。則是幼科醫書矣。

拾級鄭注。拾當爲涉。聲之誤也。陸釋云。拾音涉。孔疏云。拾。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而併之。按孔疏以涉訓拾。則與鄭注涉字聲誤爲拾者稍有間矣。拾涉音雖相近。然竟以爲音近致誤。則鄭氏果

於自信矣。雖仍其本字而申言之。其誤究宜慎也。鄭注此類極多。姑發其凡於此。○凡說經者。以訓義言。則容有後師之推測。以形聲言。則豈容讀者之僭易乎。若鄭氏之某讀爲某。某譌爲某者。雖仍存經之本字而附綴於下。然此等處直謂之改經可也。豈以鄭氏大儒而必曲爲諱之。以箕自鄉而扱之。鄭注。扱。讀曰吸。謂收糞時也。陸依鄭。許急反。斂也。孔疏。必讀扱爲吸者。以其穢物少。吸然則盡。不得爲一扱再扱。故讀從吸也。詳此疏。申鄭義。似以扱爲收斂之多。而吸爲收斂之少歟。然此經本無糞塵多少之義。何由而云穢物少乎。按說文。扱。楚洽切。收也。从手及聲。廣韻。取也。獲也。舉也。引也。據此。則扱音楚洽切。音義俱不須改。而必讀吸者何哉。自仍以楚洽切爲正。率席如橋衡者。必古有是語。鄭注。樨。樨。低昂語。亦有所承耳。豈若雲莊集說以橋衡分二義對言乎。此則後人臆測之弊。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鄭注。戒勿越。廣敬也。語渾。未詳。陳氏集說云。戒慎不得踰越。或謂陳氏似演說太過。恐無踰越之理。然古人皆席地而坐。則偶值先生諸物當所行之地。亦容或有之。陳說是也。但既常所行之地。則他人之書策琴瑟在前。亦豈可踰越乎。所以疏言坐通名跪跪而遷之。則鄭注當云。坐而遷之。廣敬也。敬在坐遷。非專指勿越也。

勦說。勦。从刀。說文作勦。絕也。鄭注。勦。猶擊也。是截取之義。或作力旁者。非也。力旁之字。訓勞義。非此字也。此宜從說文。子小切。而陸氏釋云。初交反。一音初教反。恐陸氏因从力之字。一音巢而誤耳。集韻乃以勦

勲俱入初交切。而以訓勞義之勲獨入子小切。是又因釋文之誤而益誤者矣。胡氏銓援春秋傳襄二十五年杜注。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是謂勦說。而不知言各有當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鄭注。言不惰。憂不在私好。惰。不正之言。疏。言不惰者。惰。謂不正之言。憂不在私好者。好。謂華好。言語戲劇。華飾文辭。故云不在私好。按此注疏二層。當合觀之。蓋惰之云者。猶言慢易耳。且合上下句詳之。則不惰之義明矣。

有憂者側席而坐。注。側。猶特也。憂不在接人。不布他面席。疏。按聘禮云。公側受醴。是側猶特也。陳氏集說。側席。謂偏設之。變於正席也。謹按。聘禮。公側襲受玉。賓出。公側授宰玉。又曰。公再拜受幣。賓出。公側授宰幣。又曰。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公升。側受几於序端。又曰。賓以几辟。北面設几。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宰夫實觶以醴。公側受醴。疏。側。猶獨也。此聘禮言公側受者。似未得援以證此特義矣。呂氏大臨曰。側席。坐不安也。此與陳氏說相近。但所謂坐不安者。亦非謂偏設其席也。蓋心懷憂戚。則身不敢居席之正中。以見貶損耳。漢書陳湯傳。谷永上疏曰。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師古曰。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於城濮。楚師敗績。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禮記曰。有憂者側席而坐。蓋自貶也。愚按。顏注云。自貶。深合此經之義。若以側訓特。於義未備。且卽以疏引聘禮。側訓獨也。竊謂曲禮之側坐。當言自貶。則聘禮之側襲。側授。側字義亦當言自謙。不當以獨言矣。

水潦降。不獻魚鼈。一說。謂水潦降。則水深。魚鼈難取。一說。謂水潦降。魚鼈豐足。不饒益其多。陳氏集說。取

豐足之說。謂水涸魚鼈易得。按水潦降。經有潦字。則非水涸之謂矣。此以魚鼈難取爲是。鄭注。不饒多也。謂水潦降。則魚鼈不能增多。非孔疏不饒益其多之義。

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米云量。粟云契者。或以爲互義。非也。孔疏。米可卽食。爲急。故執量。粟可久儲。爲緩。故執契。此謂米可卽食。故執量。是也。然以米粟分緩急。則亦非也。蓋粟是稻粱之屬。自田間來。甫登於場者。故執契也。米去穀者。則於人食近便。故操量耳。

獻田宅者操書致。孔疏云。古者田宅悉爲官所賦。本不屬民。或有重勳。爲君上所賜。故得有獻。呂氏大臨曰。鄭伯假許田。春秋譏之。此必周衰變禮。按呂說是也。孔疏曲爲之說。豈以此經盡是周初姬公所制曲禮乎。若果以曲禮諸條。竟皆周初之制。則周公制禮。去武王斥殷紂玉杯象箸。曾幾何時。而飲玉爵者已著於禮矣。此在記禮者各有所承。固不必一概論耳。

上條云。接下承附。注謂承附卻手下條又云。受弓劍者以袂。疏謂不露手取之。蓋受弓劍者以袂。此句特因上句受珠玉者以掬而言。惟受弓劍乃可以袂接受耳。言固各有當也。

急繕其怒。鄭注。繕。讀曰勁。言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陸釋依鄭音勁。孔疏。勁。利也。則直以繕爲勁矣。鄭於夏官繕人亦云。繕之言勁。不知何所本也。鄭又謂象天帝。則經無此義。又不知其何所本矣。豈本王莽傳威斗歟。

日而行事。則必踐之。鄭注。踐。讀曰善。聲之誤也。釋文。踐。依注音善。王如字。云履也。疏亦兩從而解之。云卜

得可行之日必履而行之此視鄭說勝矣不知鄭氏何以必云聲誤也然觀此云聲誤則其繕讀勁之類盡無聲誤可言者其出意改可知矣

左右攘辟辟音避則攘不得云古讓字於避義複出矣鄭云或謂攘古讓字則可見鄭氏注禮時亦偶有二說相參未能確實者也而其他處斷爲某讀某者果盡可據乎

下卿位鄭注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孔疏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燕禮大射卿大夫門右北面公降阼階南嚮爾卿是也今謂尋常出入故出則過卿位而上車入則未到卿位而下車若迎賓客則按樂師注云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或可下卿位是諸侯禮樂師據天子禮按孔疏援樂師注泥矣詳此所云卿位非路門內之卿位也第謂庫門以外三槐九棘之下州長百姓皆得而至者耳孔氏既云此以下明雜敬禮而又謂君子是指人君則無怪其援引之多泥矣鄭注謂君過之非也試思人君過卿位爲之下車則於卿亦當下車矣君爲卿下車有是理乎此一節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皆謂尋常人非指人君也君子泛論之稱耳入里必式謂其所宅之里卽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之義亦不得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也

夔拜鄭注夔則失容節夔猶詐也孔疏夔挫也一云夔詐也此以鄭訓詐義附於後猶之陸氏釋文夔子臥反又側嫁反周旋鄭注耳鄭未言音詐陸更失之

大夫則綏之鄭注綏讀曰安妥之謂下於心孔疏國君降於天子故臣爲奉持器與心齊大夫又降於諸

侯。故其事器下於心。此孔疏申鄭義。故以國君大夫遞降言之。然此節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上衡平衡遞言可耳。大夫綏之與國君平衡。斯無庸遞言矣。綏之原不必因上句平衡平於心而言之也。卽如上二句。鄭謂上衡高於心。衡與心平。亦第借心爲義以形容之。非此經果以心爲節度也。妥之謂下於心。此句已無所據。而况謂提之又下在綏下。其又可泥乎。綏之讀妥。鄭氏亦不言所據。陳氏乃云。綏下也。徑以下訓綏可乎。

還辟再拜稽首。還辟不敢答拜。還辟注無解。孔疏陸釋皆曰。逡巡也。辟婢亦反。陳氏集說旣音闕。而又云退避。則無定見矣。此經無退避義。

孔疏引崔靈恩云。古者帝王生死同稱。生稱帝者。死亦稱帝。生稱王者。死亦稱王。今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者。蓋是爲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爲法也。按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之時。上距鄭注時三百餘年。而其言如此。則鄭君注禮豈不知其爲作記者之語乎。乃曰同之天神。特未肯質言之耳。此條卽作讀禮記之發凡可也。鄭注登假若僂去。僂字見於經傳可乎。○崔云。記者錄以爲法。愚謂法字尙不甚可通。當云記者錄以備禮制也。三禮義宗之書。昔聞臨川李氏有舊寫殘本。方綱訪諸李氏後人。則云檢之不獲。深爲悵然。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天子之五官。天子之六府。天子之六工。其綱目皆與周禮不同。故鄭注云。此蓋殷時制。鄭氏此言初無所據。蓋見其旣非周制。則自周推而上之。近惟殷耳。非果有殷時官制可證。故言蓋也。

鄭又云。大士以神仕者。按周禮春官以神仕者。在都宗人。家宗人之後。疏云。序官注云。神士者。男巫之俊。知此神仕是巫。序官云。凡以神仕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是特末技之流耳。豈足以充六大典司六典者乎。鄭於春官以神仕者。亦不援此曲禮大士也。而此注。大士以神仕者。於義安屬乎。且此天官非周禮之天官冢宰也。而陳氏集說云。此六大者。天官之屬。亦不可通矣。當時記禮者。分條類記。未嘗明著其來處。後人何由以某經證某條乎。下句五官致貢曰享。鄭注援周官大宰之文。實亦不切合耳。○史記周本紀。古公作五官有司。注引禮記此條。鄭氏注。此殷時制。天子有后節。天子建天官節。宋槧本合爲一節。然天子穆穆節下。云天子之妃曰后。作記者不當隔數節始記妃后之義於此也。自注疏本及諸本皆不言及此。恭讀欽定禮記義疏云。天子有后一簡。當在天子之妃曰后節下。公侯有夫人節上。此當補入注疏集說諸本。

君子不親惡。注疏皆以爲總上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二句。然下文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二句。亦正承此不親惡之義。此句是結束上下句義也。疏云。君子。謂孔子書經。按此。則曲禮有春秋之略例。猶夫尔正之詁詩矣。或出七十二子之後所記也。蓋曲禮諸條非一時之語。

記禮者各舉其類。不比書詩諸篇。各具事地所由。此項氏安世固言之矣。曲禮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一段。鄭氏曰。此蓋殷時制。又於祭法七祀五祀一條云。謂周制也。鄭氏亦不言所據。而疏以爲此疑是殷禮。彼疑是周禮。鄭於曲禮言蓋於祭法不言疑。而孔氏皆以疑言。則所引祭法之爲周制。弗允於後儒。

之心明矣。

梁曰薤其注其辭也。疏曰語助也。釋文音姬。語辭。王音期時也。按此諸名義。惟其作語辭於諸條爲不類。曰卒曰不祿。一以大夫士言之。一以壽考短折言之。蓋記者前後各記其稱謂之異。鄭注以後條又言從大夫士之稱。非也。又此二句是記者別出此義。補記於後。呂氏謂錯簡。當在死寇曰兵之下。亦非。國君視綏。注綏讀爲妥。妥視謂視上於衿。疏妥下也。庾氏云妥頽下之貌。按此於執器綏之同是。鄭氏以意改讀耳。古訓究無可攷。庾蔚之在齊梁前。已不知其審矣。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鄭注祭五帝于明堂。莫適卜也。疏云此大饗總祭五帝。其神非一。若卜其牲日。五帝總卜而已。不得每帝問卜。故鄭云莫適卜。總一卜而已。按此經言不問卜。則是不問卜。非總卜之謂也。且曲禮所記諸條。皆以類相因記之。此條上承君命官朝府庫之言。下接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之摯。則此大饗定以方氏慤據郊特牲。大饗尙殷脩。天子饗諸侯之禮。謂之大饗。則以君饗臣。不須問卜。不須饒富。是當爲定說爾。鄭注以此大饗爲祭五帝。因於月令季秋注。復援此以實之。孔疏云。諸儒多以爲疑。故鄭執之。謂曲禮所云卽此也。孔疏言鄭執之者。則孔疏亦若以鄭氏爲自執已說。未必然耳。

檀弓

此篇記者因首節有檀弓免焉。故以名篇。非以檀弓善於禮而名之也。疏謂善檀弓能達禮。以爲篇目。此與陸氏釋文之記。蓋皆唐以前讀者沿習之解。不可爲正訓也。

鄭氏目錄云。此於別錄屬通論。按此篇雜譏喪禮凶禮。非通論也。鄭氏又以大傳屬通論。大傳蓋由喪服傳而推廣言之。此二篇皆常系於喪禮。不應別爲通論。臨川吳氏纂言。以此二篇皆屬喪義。是爲得之。鄭氏執喪服記。朋友皆在他邦。祖免。以解此檀弓免焉。非也。攷喪服記注。服無親者。當爲之主。每至袒時。則去冠代之以免。此經第言免。則非必援他邦爲主之義也。且此句在仲子舍孫立子之前。何由先知其非而必先自蹈於非禮乎。注又以微子舍牖立衍爲殷禮。孔子言立孫爲周禮。疏又以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亦爲殷禮。皆演說耳。

季武子成寢一節。因合葬自周公之制。而記之在此。文卻以作開宕之筆。二三十言之文。而有數十百言之氣勢。古今文家所莫能措手者也。注疏家不知。而或以爲譏文過。或以爲善其不奪人之恩。又或譏不改葬而請合者之非孝。皆所謂癡人前說夢者矣。

鄭氏於記禮微別處。每言此殷禮。此周禮。未敢盡深信也。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也。鄭注。此殷之喪拜。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鄭注。此周之喪拜。孔疏申鄭義云。孔子所論。每以二代相對。故知此亦殷周相對。按此雖亦近演說。然下文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既言從其至。而於其順一層。不加譏斥。詳此語意。則上二項次第平列。似言二代之禮爲得之。雖無他文可證。殆不得概以鄭注爲演說矣。○顙。注訓順也。顙與順義不同。說文無顙字。當卽是隤字。隤。下隊也。是向下之義。故言順也。

胡氏銓謂孔子少孤節。疑在既得合葬於防節前。此泥於後人文字之次第耳。其實此篇各自分條記之。

不必泥此前後也。慎、張子讀如字。而前人亦言之未確。鄭注讀爲引。且必以禮家之讀實之。皆不足據。惟近日婺源江氏永鄉黨圖考一條。解此最精。今錄於此。曰：此章非記者之失。由讀者不得其句讀文法而誤也。高郵孫遜人蘧孫。著檀弓論文。謂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爲句。蓋殯也。問于聊曼父之母。二句爲倒句。蓋古人埋棺於坎爲殯。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墓實淺。葬於五父之衢。因少孤。未得其詳。不惟孔子之家不知實土之淺深。以爲已葬也。卽道旁見之者。亦皆以爲已葬。今人有權厝而覆土。謂之浮葬。正此類。至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於防。惟以父墓爲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啓而遷之。若其葬而深也。則疑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慎也。蓋謂夫子再三審慎。不敢輕啓父墓也。史記作蓋其慎也。尙不誤。不知鄭氏何以不照顧史記。後乃知其果爲殯而非葬。由問於聊曼父之母而知之。殯。聊大夫而聊人親其役。是以曼父之母得其詳。是以信其言。啓殯而合葬於防。又解古也墓而不墳一條。亦極當。曰：古人略於墓而詳於廟。於墓不墳不封。土高起。則無崩壞之虞。無修墓之事。夫子非不欲從之。自度不免從事四方。宜墳之易於識別。是以從今日封土爲墳之制。當封時。旣崇四尺。先反而脩虞事。以餘功委門人。不料雨甚而崩也。其崩亦非先時築土之不堅。亦非門人董事之不謹。新土方成。驟雨淹漬。門人卽時脩之而後反。度其崩亦未甚也。夫子聞言驚怛。泫然流涕。而曰：古不脩墓。蓋古所以不脩墓者。以其不墳也。今不得已而墳。以墳之故而崩。以崩之故而脩。夫子蓋自悼其不能從古。因以見古者墓而不墳。古人自有深意存也。此章以古墓而不墳與古不脩墓爲起訖。後人不能細繹經文。乃謂孔子自傷其不能謹。

之於封築之時。以致崩圯。且言古所以不脩墓者。敬謹之至。無事於脩。如此。則聖人竟是不能謹於送終大事矣。故不可不詳辨。後漢王符潛夫論浮侈篇。引古者墓而不墳。蓋以崇儉之義言之。大旨雖亦不差。特未詳言之耳。又辨孔氏出妻一條。亦有關繫。曰。昔人因檀弓記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謂其已甚。因謂孔子出妻。近世豐城甘馭麟。絳著四書類典賦。辨其無此事。云。檀弓載門人問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此殆指夫子之於施氏。非謂伯魚之母也。初。叔梁公娶施氏。生九女。無子。此正所謂無子當出者。家語後序。叔梁公始出妻。是也。其後施氏卒。夫子爲之服期。故門人問之也。子思云。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此語尤可見孔子雖有兄孟皮。妾母所生。則孔子實爲父後之子。在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聖人以義處禮。父既不在。施氏非有他故。不幸無子而出。實爲可傷。故甯從其隆而爲之服。設有他故被出。則當從其污。不爲之服矣。所謂無所失道者也。已上江氏三條。前二條允當之至矣。後一條辨先君子喪出母。指孔子爲施氏服。亦允當。至於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一章。謂伯魚母死。當守父在爲母期之禮。過期當除。故抑其過而止之。何得誣爲喪出母。此以辨伯魚母無被出事。義固可從。而以父在爲母期。過期當除。則儀禮禮記所同。於禮記解亦無不合。惟是愚昧之見。父在爲母期年之說。雖在禮有之。究爲可疑。而伯魚母死期而猶哭。疏云。父在爲出母。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日禫。卽據此疏。則父在爲出母。豈不反加重於父在爲母之期年乎。此實皆記禮之說。不能以畫一者。其伯魚母死。期而猶哭。夫子甚之。伯魚除之。在檀弓此條。姑闕疑焉。何不可也。必執此而謂伯魚之母被出。則不可從耳。○疏云。污。猶

殺也。道有可隆則從而隆之，可殺則從而殺之。此疏解二句義不誤。惟上下句義誤耳。今就江氏所引一條申析之。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此句正答門人問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一句也。此言無所失道，本謂當時母之見出，特因無子見出，非因他故而出也。而此句則說先君子之喪出母，因其道而付之，無所差失。是此句無所失道四字，說先君子喪出母之無所失道，實是說其當日被出之母之無所失道耳。此道字渾含出母之所以見出，與先君子之所以喪出母二義在內。所以下二句卽承此道字言之。卻是又渾概言之。道隆道污，皆虛擬泛指。蓋言若道之應加隆者，則從而隆之；道之不應加隆者，則從而殺之。此二句係提起虛說，非貼先君子說也。先君子爲出母服是從隆也，無從污一層。下句卽安能者，蓋是子思意中別有隱而難言之處，乃見上文以無所失道歸於先君子之善措詞耳。此江氏鄉黨圖考於檀弓喪出母章合葬于防二章，皆深得語意，一洗從來諸家之誤會矣。惟伯魚之母死一章，經文本無出母之事。疏家既無引據之書，則從何得其實而以出母言之。此本不必與深辨者。今江氏此條必援父在爲母期之說以解之。然此疏言父在爲出母，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至陳澧集說又言父在爲母期而有禫，出母則無禫，不識孔氏疏。陳氏集說皆實有據邪，抑以意詮解邪？若然，則豈儀禮禮記所說父在爲母期之語，亦若檀弓古奧有祕未盡宣，使後學不得妄置辭說者邪？抑不識出母與未出之母，同一父在，而其服竟可一例論邪？是必孔穎達輩曾晤周公孔子，親經面質而得之者，然後可以爲信矣。總之，父在爲母期服一事，是誠禮經之可疑者，而卽以母與出母並論，則檀弓所記聖門問答，尙有喪出母不喪出母之區別。

而檀弓則謂父在爲母期而有禫。出母則無禫。同一父在爲母而母與出母僅以有禫無禫爲區別。益不能無疑耳。是則檀弓孔疏此條於伯魚出母一層固不足信。而所說父在爲母與父在爲出母一層則適足以增學者之惑也。餘詳喪服小記篇內。

夏后氏與有虞氏并稱。般人與周人并稱。經傳相沿久矣。不可以文義泥之。檀弓疏乃以揖讓受於君者稱后。行仁義爲人所歸者稱人。此疏家之泥滯不可從也。

布幕衛也。繆繆魯也。鄭注繆繆繆也。繆讀如綃。陸氏佃曰繆讀如字。以繆記布蓋衛幕用布魯用帛。尔正繆繆按尔正注繆繆繆也。繆衆旒所著。春官巾車注云正幅爲繆是對布而言則帛之正幅豈必改讀綃乎。

是以爲恭世子也。疏引證法曰敬順事上曰恭於義足矣。鄭注贅辭疏不當復申之。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鄭注抑子路以善彼。此語與下句則其善也相觸背。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邱。雖春秋莊十年傳有敗宋師于乘邱之事。然此記與彼經傳不必相援爲證合也。末之卜也。鄭注言卜國無勇非是。此莊公自言將戰時失於卜其吉凶而致馬驚敗績耳。士之有誅自此始。此篇多記變禮之始。豈必以禮失爲譏乎。鄭注記禮失亦非也。升陘臺貽二條疏亦爲記失禮者皆非。

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注。忠信而無禮何傳乎。此是傳字本一作傳耳。釋文傳直專反。一本作傳音附。此釋